

大四了！

· 丰 ·



——剛到入學年齡的小把戲，指着他穿開襠褲的照片，一本正經地說：「這是我小時候照的。」——

不要那樣看我！

你們可以躺草地，為什麼我不行？

什麼？躺草地是年輕人的玩意，不是老先生該做的？我當然知道，可是我也只不過才大四……而且我只是坐一坐……

我說你們不要那樣看我……

侮辱，這是侮辱！我只是像以前那樣在草地上靠着大王椰坐一坐，數數天上的浮雲，欣賞往來的花紅柳綠，可是，聚在草地另一頭的那批傢伙，竟然回過頭來和我打招呼……他們不說我也知道，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大四了。說起來也真是年歲一大把了。在學校裏的日子也是過一天少一天的。

也許你會奇怪，大四到底有多老？我可以告訴你，大四已經老到要為前途擔憂，老到可以當助教了。

想當年剛下得成功嶺，還沒來得及留飛機頭呢，就被大四那個穿太空衣的老朱每週一小時連哄帶騙的折騰了一學期。心想大四的傢伙們一定個個道行深厚，硬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一時打定主意：今日聆蓋，他日必將蓋人。如今畢竟熬出了頭，雖然不見得就是滿腹經綸，却也在普通物理實驗室裏作威作福起來了。

說起當普物助教，實在也沒什麼可以說嘴的。尤其是當你所帶的學生都是些工學院的大漢，而不是農學院的迷死。這時你該採取

的態度是好言相向，切忌動粗。

可是，當他們用抄襲的報告企圖魚目混珠，他們把「Torsional pendulum」左右搖擺起來量週期，怎不由得你惡向膽邊生？且慢！他們還小哪！他們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好多事情得學，何妨把步伐放慢些？再說方才他們畢恭畢敬地來向「您」「請教」問題的時候，你不是幾乎忍不住要摸摸他們的頭，說：「孩子，別怕。」嗎？

× × × × ×

就別提這批新鮮人了。那些年頭裏我們自己不是也挺新鮮的？那時候不是拿田徑賽總冠軍嗎？那時候不是合唱比賽第三名嗎？那時候忙着趕教室、擠研圖，忙着辦舞會、躺草地，忙着開桿、發牌，你都記得麼？那是個躍動的金色的年代，如今都要漸漸歸於靜止。可是，將來，當你經過游泳池，你將會回憶起我們在裏面做蛙人操準備在游泳比賽裏大顯身手的情景；經過懷恩堂，想到大家在練唱前的片刻在草地上丟球；路過普通教室前，你又似乎看到一大羣十多個大男生排成一個班橫隊浩浩蕩蕩地行進，嚇得鷄飛狗跳的。

是的，那是好早早好早以前的故事了。

× × × × ×

真的，大四了！

你整天像螞蟻那樣的忙碌和緊張。你永远有一個目的地：教室、實驗室、圖書館、餐廳，或是回家。你無暇停下來欣賞海報，也懶得抬起頭來瞻望大王椰迎風招展。

是的，你已經大四了。

× × × × ×

大四了。你可以在系館裏橫行無止，甚至到辦公室裏喝上一杯熱茶。你可以放心的和教授聊天，而不擔心他把你煮來下酒。倒是許多同學漸漸碰不到頭了，尤其那些携家帶眷的更是不見人影。說真的，要是誰有了個三長兩短的都沒人知道，多令人心酸酸！所以，我說啊，大家頂好互相打聽一下，弄清楚每個人喜歡些什麼顏色的花，也不負大家同窗一場。

× × × × ×

大四了，也差不多是看遍了滄海桑田。只有一樁事，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總有些老師上課時愛笑？大一微積分，大二理力，大三量力，大四固態。其實並不是他們愛笑，他們甚至不常笑，只是他們一旦露齒而笑，總顯得那麼隆重，那麼意味深長、耐人尋味，甚至叫你脊項發毛。

這就是了。下次上課遇到老師笑時，你最好趕緊搞清楚這一節在講什麼，少去研究他（她）笑起來有沒有酒窩什麼的。

× × × × ×

活動中心的枱子漲價沒？傳鐘是不是每次仍是響二十二下？研圖前面那塊地整理出來準備種些什麼？校慶到底是幾月幾號？……

我覺得奇怪的是，你要知道這些答案做什麼？你為什麼不能找些更實際的問題來問？你畢業旅行的旅費怎麼籌？你打光棍準備打到幾時？

× × × × ×

下一次，當杜鵑花開了再謝的時候，也就該走了。

是誰在低哼：“Those were the days”？

× × × × ×

別那樣看我，你們這批小毛頭。

告訴你們，我還沒預備要走。但不走，我還要好好的躺下來，在這柔軟的草上，曲肱以枕，再把左腿蹺到右腿上去……自從上一個夏天畢業典禮那天，送走了小豬他們班以後，誰是這一帶的老大，情勢就己很開朗了，不是嗎？所以我不得不警告你們一聲：老夫翹課的日子比你們上課的日子還多。

不要那樣看我，我說。

……